

論語

後學東華史

門人同郡



論語下

光進

孝哉閔子騫章 叢說此章本稱閔子騫之孝集註添友字恐於
本文為多 發明謂就兄弟而言見其友也孝友一源孝者必友
不友非孝兄弟既翁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惟友而後可以言孝也
兄弟亦稱其孝則友固在其中矣集註罔及友固自有微意
也

顏路請車章 攷證今攷其時顏淵之死適當危陳蔡之後正人
子之窮也喪事稱家有無夫子既以此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

乎夫子嘗脫駭以賻舊館人之喪矣而不能與顏子之槨彼一
此一時貧富不同也胡氏豈獨視有無之言雖善然不攷於事其
流少恩也

攷證此說富則可以賜貧貧則不可以為悅之意也然顏子在
日簞瓢屨空夫子何為不解衣推食以補其不足耶蓋顏子不
改其樂不為貧動其心也使夫子而賜之是夫子之心反因
顏子貧窶而動矣以時款之顏子之死固常夫子之貧門人皆
厚顏子之葬門人固未非貧也借曰夫子不貧能為顏子之槨
然則門人厚葬夫子又何為不可之乎其之喪具稱家有無無
槨亦可以葬此即顏子安貧之心夫子所堅許者以求得槨則
非聖賢素貧賤行乎貧賤之謂矣胡氏之言何少恩之有

賜子得側章由不得其死然 發明謂夫子不許其槨然

只如...此死非正命之謂求說則得死所與不得死所處...
編意死得其所便是正命便非不得其死矣如比于是也...路
學於聖門而粗厲之氣終不盡去者蓋以潛養之未熟察理之
未精而不免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之病此習不除又何望其
臨死生之際能從義就義乎夫子之言蓋有見於此而發若子
路異日有死得其所之理則察理宜精潛養宜熟必不以行行
之貌形於侍坐之頃矣

由之惡章集註引家語為證 攷證按家語惡作琴朱子借以證
夫子之言也

按集註引家語但作琴朱子偶筆誤耶攷證以為借特婉其
辭耳

子貢問師商...以中庸為至要知之過猶若人

不肖之不及其失也。則一也。中庸集註非謂子夏之不及
中庸愚不肖之不及也。姑借中庸之言以發明過不及之旨。爾
者不可以辭。

按通此說得之。但子張之過小未便是中庸賢知之過。蓋中庸
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是生質之異而然。至於以道爲不足知
不足行或遂不求所以知所以行此則不復從事於學。幾於自
暴自棄者矣。若師商之過不及雖亦出於氣質之偏。然既學於
聖門則非以道爲不足知行與遂不求所以知行之比矣。特學
未足以變化其氣質之偏。是以未免猶有過不及之累耳。愚嘗
以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失中而遂不求者也。子張子夏
之過不及則求中而猶未得者也。餘則通說備矣。或者猶疑師
商之過不及既與中庸所言者不同。則集註何爲引彼以證此。

愚應之曰。集註謂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
中則一也。愚亦謂師商之過不及。雖若與知愚賢不肖之過不
及有間。然其失中則亦一而已矣。

攷證師未可謂賢知。商非愚不肖。此二句之言。爾然不若止曰道
以中庸爲至過之者。雖若勝於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集註正欲以中庸之言。證論語方實其意。只在於過與不及。皆
失中處。知愚賢不肖與師商之不同處。自不必言。愚前段或者
猶疑以下之辯。正爲防此等所見。而設知彼則知此矣。但攷證
師未可謂賢知之言。則似以此賢知爲君子之賢知者。竊恐未
然。觀中庸或問以知爲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賢爲能行君子
之所不必行。饒氏直以老莊佛氏仲子子瞻當之。則此賢知正
索隱行莊者耳。固未得爲正也。攷證以爲師未可謂賢知。毋乃

於子張太貶矣乎

論篤是與章集註言但以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發明引語錄問學者當論其篤實而與之則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君子有實者也色莊無實者也曰得之又引張氏說意與語錄同 輯釋去語錄但引張說又引其師集註雜張說優之折衷于下

按集註以論篤爲言論篤實是論即所與者之論言與之而未知其爲君子爲色莊是輕於與人而不知其實也語錄以論篤爲論其篤實是論乃與之者之論言則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是但言當與君子不當與色莊者也主意不同豈語錄乃集註未定之說歟發明引之而不辯其同異蓋其意欲爲援張氏說張本也觀輯釋所引師說則發明之直情發見矣大抵

右張氏之意

子畏於匡章顏淵後 通引馮氏謂夫子而在子淵何敢死夫子而死子淵其得生乎又引吳氏謂子在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下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進自謂子不在而不死非義也 輯釋亦引吳說

夫子而不幸淵固不可不死其難然亦在乎赴救復離而非徒死也幸而不死則又終有請討復離之望如集註胡氏之云不但已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諫哉此集註之所以爲盡而非陋儒一偏之說所能及也

集註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饒氏及集成趙氏攷證王氏皆以爲當作孔子之於顏淵

陳公潛先生以爲主顏而言故說顏子於先耳

子路使子羔章 通馮氏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季氏而難治所以舉之又謂子羔雖重厚有德然學不足而短於應變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數畔之邑固不可以未學治不畔之邑未學又可治乎夫子之言甚廣深可以爲未學而仕者之戒馮氏必引證以實之則其意狹而味短矣惜哉

四子侍坐章方六七十集註小國也 攷證春秋之時大國猶不能自振則小國可知而由求諸子皆欲自小國而爲之即此可見二子才具之高能爲人所難爲

攷證此言豈非本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之意而發乎然彼

章其爲短於才者一語則學問學問不思其短於才矣最長之中微有優劣則尚以國之大小爲高下如位稱其德之意其所以皆以小國自處者乃是自謙如此觀集註於求亦所對皆以爲謙遜者可見然由則無所謂謙也若如攷證之說以小爲難見其才高則求小於由爲誇於由亦小於求爲誇於求矣况夫子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二語亦未嘗以能爲其大爲易也攷證惟所見如此故於孟子公孫丑上篇首章疑集註揚氏之說爲未盡也讀者合其二章所說觀之則是非不難見矣

宗廟之事 通訂齊氏謂宗廟廟於宗子之家者也古者支子不祭而從祭於嫡長子之家曰大宗支子仕至大夫於禮自立廟則承命自祭而其本支從之曰小宗

按通於鄉黨篇在宗廟廷下嘗引吳氏之說曰宗事也事宗之

故曰宗廟今又引蘇說如此二說未知當以何者為正但古者宗子之法諸侯之適子則世世為諸侯諸侯之別子則為祖繼別則為宗所謂大宗也大宗則百世不遷其餘小宗則有四有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分此其法之大畧也然此皆自別子而分耳若繼世為諸侯者不知亦可謂之大宗否古者自天子至官師之廟皆謂之宗廟又不知皆可以宗子為說否小宗有四不知皆是支子之任至大夫者否疑不敢質姑闕之以俟知者

浴乎沂集註浴盥濯也今上已後除是也 攷證沂沂之說本之韓李或問已辨其非矣彼但以浴為禱浴而不知為後除也 云云 攷說集註浴盥濯也蓋以水上祭而盥手略溷濯其衣以寓潔清之意曰古風俗如此非禱浴也

按攷證叢說釋盥濯後除之義如此必有所據故表而出之曾哲後曾哲曰云云攷證此亦其好學切問只成公曰終是有些於意在夫子答之曰亦各言其志已矣乃是微抑其矜

此雖非集註意似亦有此理姑存之以備一說章末問答 攷證觀此章者至與點而止而不觀下文辯論之詳夫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子也下文之辯論所以實曾哲也由不知所兩之意故終死於孔悝求不知與點之意故聚斂於季氏點又不知休夫子辯論三子之意故志雖高而行不掩所以終於狂此亦是發集註言外之意不為無味故錄之

顏淵

首章為仁集註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語雖多作禱之仁此說上及仁字攷證金氏以為上句重在克己後集註上句與為字輕如語

意下爲字則包克已復禮在中故重又云克已復禮爲仁之爲
人之爲道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也克已復禮爲仁之爲
請者試思之

按攷證先備何氏王氏二說不同金氏則本何說而言王氏則
以集註爲據竊思克已復禮較之主敬行恕與夫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之類則此爲得仁之易耳然亦只是求仁之工夫是
事若仁則是已得之效是德固未可使以求之之工爲已得之
效而不分事與德之同異也且曰克已是有當克之已也曰
復禮是有當復之禮也然則克已復禮非正所以全其心之
德卒至於已已克禮已復然後乃可謂之仁耳今遽以克已復
禮謂之仁則是便以事爲德便以工爲效也而可乎然則但當
以集註爲正語錄皆爲未定之說可也蓋集註是擬議而後言

於語錄或有失於擬議而言者不可因彼而疑此也

一日克已復禮 輯講謂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
仁指用工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已復禮指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
知之克復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爲仁而下文許以天下
歸仁以成功之效而言也然則欲克已復禮者果何所用其力耶
曰爲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又曰集註程子所謂克盡己私皆歸
於禮方始是仁却做用工說孔子本意只做成功說

按集註語錄似皆以克已復禮爲用工之事夫天下歸仁爲用工
之效由已不由人爲用力之機双峰則以克復爲成功由己爲
用工意正相反意者一日之語二處只是一意蓋惟一日用力
於仁而力無不足故能一日克復而天下歸仁所以然者以爲
仁由已而不由人也如此則正不必以爲然也

也且夫子告人未有不言用工而遽言成者其曰克己復禮之文以此爲仁此正是上段金氏之見金氏蓋亦相說而直之耳已於上段辯之矣其曰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者則似是而非也經言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亦但言一日之間誠能用夫克復之工則仁得於己天下之人無不許其仁耳一日克復則用力之有誠天下歸仁是得效之甚存何必以二句皆爲成功之效而後可通哉其曰爲仁由己是用力之機要者亦以是而非也蓋爲仁由己便是克己復禮之機在我而已非克己復禮之外他有所爲仁所用之工也若上文但言成功之事則所謂爲仁者果若何而爲之乎夫子之意其不出此也夫矣下文四勿正是克己之目若是成功則自然無非禮之視聽言動矣尚何待於勿乎識者豈宜無見於此及峯只因顏子

是亞聖故不敢以學者用工之事待之殊不知顏子特用工易而得效速不如學者用工難而得效緩耳豈可因其得效之速而意其皆不必用工而自得其效哉譬之讀書不善讀者讀千百遍方能記善讀者只一遍便記得人見其記得如此易將以爲未嘗讀而自能記也殊不知一遍亦是讀天下豈有不讀而自能記之理蓋亦以是推之

集註日日克之 攷證日日字在一日之前謂日日克之復之至於一日豁然欲盡理純則天下之人孰不謂之仁人哉

按集註前已解一日克復天下歸仁爲效之甚速而至大又解爲仁由己爲機之在我而無難矣然後以日日克之不以爲難云云繼之則此日日字是接上文一日字說去恐其一日如此而日日不如此則爲仁之工有間斷耳况語錄亦曰今日克復

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復有多少工夫須日日用工
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明日若不克復天下又不歸其仁推此
可見日日不在一日之前若以為日日克復至於一日而後天
下歸仁則與仲弓漸漸消磨之功何異何以為乾道哉金氏惟
如此見故以為仁作輕說也讀者其試思之

四箴序由乎中而應乎外 攷證云此聖人之事也中仁也外視
聽言動自周旋中禮也

按語錄有曰由乎中而應乎外是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
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
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詳此則攷證之說似乎
未當更詳之

視箴聽箴 攷證視為要聽為重故視箴言中遷而聽箴言亡正

性不善只為非禮之言味之而性之正亡矣 董說四箴平觀若
視切而聽緩細玩其六義則視輕而聽重蓋目之所及者有限耳
之所接者無窮足得之於讀書為學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 云云
按語錄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戒尤重於聽也
又曰看視箴說又較之視箴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就心上說其
次至聽又大綱說問視箴說心聽箴說性曰互換說也得詳味
每錄如此則攷證最說正與相反恐當且以語錄為主叢說謂
得之於讀書為學簡冊傳聞者皆聽也其以為學傳聞屬聽類
似矣以讀書簡冊為聽類則恐未然何則且說今有一件非禮
之書如戲曲之類在此抑勿視之乎抑勿聽之乎蓋有不待辨
而決者夫奚庸贅

仲弓問仁章集註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

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自攷也 輯講謂夫子告仲弓其
意只在恕而不在敬若說敬時須合動靜說如居處恭 執事敬今但就出
門使民上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時於此
時而有謹畏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己及人
之公矣

詳說集註語錄之旨何嘗以敬自敬恕自恕不如双峯之意乎
但謂夫子之意只在恕而不在敬如此則求仁本不在於主敬
反因欲行恕之故然後乃主於敬乎敬合動靜之說似矣但夫
子說敬亦有專就事言如敬事而信之類何嘗必兼靜而言夫
子教人求仁多就動處着力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又何處討箇
靜來說似不必以居處恭一句為泥也意者此章與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皆是兼持己及物言者但因仲弓樊遲資質有間

故告之有詳略之不同耳仲弓資質厚重不患其不恭不忠故
持己接物皆只從用上說起厚者必忠 重者必恭樊遲資質靈敏易至於
不恭不忠故持己接物皆直從体上說起靈者少忠 敏者少恭至於告遲
以忠而不及恕者蓋忠則不患其不恕矣不知識者然否
饒氏又謂集註以無怨為敬恕之效要之只是恕之效敬則儼然
人望而畏之與無怨不相類恭則不侮 敬之效也

不知不敬能得無怨之效否若以為主敬而後能行恕則敬却
是本又安可以無怨之效專歸之恕乎不敬則不能恕無怨之
效何由可得若夫人望而畏恭則不侮此自尊言敬之效者與
主敬行恕之效誠有不同引彼證此毋乃辭勝於理明於彼而
不明於此乎

饒氏又謂集註謂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行恕之事恐說心德

全不得曰行恕則心公而理得然謂之心德全則未也

饒氏蓋以上章主心之德言此章主愛之理言故如此說耳如此分別固無不可但愛之理乃所以為心之德若但於愛之理無所拂而於心之德不能全又何以為仁乎双峰知分而不知合過矣况心德之所以有不全者私欲害之耳私意無所容則心德之全不外是矣且心公理得即當理無私心之謂當理無私心則仁矣非心德全者何足以稱之更以集註亦將無已可克之言觀之可見無已可克謂之心德未全不可也但集以亦將二字言之固自有斟酌矣双峰力以為恐說心德全不得然則仲弓欲心德之全又將何所用工耶

饒氏又謂克已復禮反身而誠之事主敬行恕強恕而行之事也双峰以克已復禮為成功故如此說其實反身而誠則固無已

之可克矣若以反身而誠為古已復禮之效則可耳

集註程子曰云云唯謹獨便是守己之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持也 集成輔氏曰出門使民是與物接時獨是未與物接時即儼若思時也 通謂未與物接時是獨及與物接時才萌一念亦早 獨程子豈曰在暗室屋漏則慎獨在大庭廣眾則不慎獨哉 發明儼若思靜時敬

儼若思是未與物接時獨非未與物接時儼若思是靜時主敬存養之事也謹獨是動時主敬省察之事也輔氏以獨為未與物接時以儼若思之時通者以為未與物接時是獨皆非也通者又謂及與物接時才萌一念亦是獨此說却是蓋獨是已動輔氏似專指為未動固全失之通者似以為該動靜亦得失相半要皆以儼若思即為謹獨之誤也蓋出門使民雖人所同知之

地敬之至與不至則已之所獨知者也故程子以為出門使民
便有見賓承祀之敬者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
矣然此特人所同知者耳若不能謹之於已所獨知之地則人
所同知者特象恭色莊者耳此謹獨所以為動時主敬者然也
至於儼若思又是未出門使民之前先有此敬之謂蓋出門使
民之動時事則未出門使民之前非靜乎思則已動謂之若思
是固非真有所思也特內主於敬初無怠惰放肆之習雖未與
物接常整齊嚴肅若有所思者耳非靜時主敬之謂平若如輔
氏說獨即儼若思時與通者未與物接時是獨之論則程子答
或人之問何不即以所謂謹獨者告之而又別立儼若思之論
抑要之二者正與中庸戒懼慎獨二節相類不知識者以為然
否

致證程子於子在川上章及此四皆言謹獨然於此章却補得此
門使民以前工夫下文儼若思一段又詳之

此亦如輔氏之見知彼則知此也矣夫矣庸整

致證敬德氏說以為此章全說謹獨一語又言使民如承大祭所
施勞也

說已辨於前矣但使民如承大祭不過敬於使民而已今日
無施勞然則民皆不可使歟此蓋欲以此一句為起不為起併
掃除其註主敬之迹以成就德氏專言恕之說耳正恐其門如
賓一句終是敬意雖欲強說作恕亦不可爾奈何竊意出門使
民不過以此二者為持敬之實例初不可泥此以為說也若
諸儒不免於泥而夫經註之口也

程子曰云云者其意蓋在須心廣體胖功必自是

子恐人認見實承托作他強拘束之故故云云
禮之用和為貴也 程子又曰 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發明謂又
恐人外觀如此中心不如此故云云 此正與有子論禮重履而未
和而節略相似舒泰於外謹慎於中持敬盡矣

前段所言猶有意思但程子恐亦只言總出門使民便有見
承祭之敬如此者其氣象須如此耳恐不為防其勉強拘迫而
說也後段所言似不相看禮與節未嘗專在內也而以爲禮
於中之譬泰與和亦未嘗專在外也而以爲舒泰於外之譬
所未曉觀於彼章語錄有曰如入公門鞠躬可謂至嚴然而自
肯其心為之無厭倦之意乃所謂和也詳此固未嘗以嚴專主
內和專主外之意可見矣

棘子成章集註云云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皆失

之矣 叢說子貢之言亦夫子彬彬之意而集註謂其有失者蓋
二章雖皆以文質對舉而夫子有野字史字所以集註上言鄙略
下言誠不足鄙畧但小脩飾耳誠不足則亦虛無之病語中自有
輕重子貢則兩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說故有失

按叢說之意亦自集註與其史也寧野之意而發也竊意質與
文其本末輕重之差人所共曉夫子但平言其不相勝之意自
與本末輕重之差不相妨故無弊子貢唯再三以猶之一字言
之然後本末輕重之差曼滅而不存耳况虎豹之鞞猶犬羊之
鞞二句又全重在文上攷於語錄可見其失矣集註之云下亦

宜乎

哀公問於有若章集註稱有若者君臣之詞 通引齊民謂稱名
曰有若庶人對君之禮爾孔子嘗為大夫故止稱姓

之
若曰庶人對君禮必稱名則哀公問社於宰我何以又稱其字
若曰爲大夫故止稱姓則君前臣各之禮非歎喪之集註之說
已當孔子非不當稱名特以此書門人所記孔子固當敬君門
人又欲尊師故稱姓以異於常既可表敬君之禮稱子而不比
名又可寓尊師之意如此而已宰我之不書名則偶失之耳
年饑用不足 攷證者得哀公之意本是兩下問年饑謂歲凶而
百姓饑也用不足謂賦少而國用缺也年饑不可加賦用不足又
不可不加賦有若對曰蓋微乎蓋且對年饑一句公曰二吾猶不
足如之何其微是因蓋微之對而專憂國用之不足故有若再對
曰云云觀有若君民相對之辭則知哀公亦是君民相對爲問集
註似首不解年饑二字之意

文證此說固似有理但曰年饑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
賦是哀公所憂及微只在於賦之可加不可加而於民之饑饉
全不介意然者尚何以此欠集註乎要之哀公非恤民之君年
饑二字不過引起用不足之意所憂本不在民而專在己有若
之對乃以君民對言者正所以規之耳要之足國裕民之道本
不外乎微之一法非且圖裕民未議及足國也集註之意正是
如此恐未可以首不解年饑欠之也

子張問政章 通引陳用之日孔子之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
之若子路則告之以無倦而已馮氏曰子路勇於有行慮其不能
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大抵倦最
害事堯倦于勤遂遜于舜爲此也 輯釋引陳馮二說去其大抵
以下數語

按馮氏所以發陳氏所言之蘊者是矣但夫子既以先之告子路此即是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之意所藏乎身之恕也然則忠亦未嘗不在其中至若堯憊禪舜之說則恐未然蓋此所謂倦焉志不能帥氣故始勤而終息舜以耄期而倦于勤是氣衰不足以輔其志二者絕不相類若混而無別則世之以怠惰廢事者皆得以舜籍口矣

齊氏謂不欺而又不息之謂誠忠言其不欺無倦言其不息也子張少誠實非子夏之莠父沈諸梁之葉也而問政蓋有緣飾以干祿之意爾孔子教以剛健而篤實樂之也

先儒言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中庸言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齊氏合不欺不息爲誠不幾於學者聖人之事混而無別矣乎况經先言無倦而後言忠今則先不欺而又不息亦非本文之

序奈何子張問政自是學者所當問豈可意其未有所施遂語其有緣飾干祿之意乎若如荆子貢之問政子淵之問焉亦皆非有與莠父也豈可亦意其爲緣飾耶古者大學之教先將已而後治八子張學於聖門平日所講者何事少仁無誠心亦克治有未盡耳又豈果如後世釣名飾詐貪位慕祿之流哉齊氏遽以此加之無乃稱人之惡而損其真乎若曰夫子因其如此而藥之則異日又以政爲問夫子乃以五美四惡之言歷歷告之豈當是時又有業與莠父也耶

子張問達章色取仁 饒氏謂色取之色與上面觀色之色不同觀色之色指顏色而言色取之色說得闊凡出外來可見處皆是色

固是如此但觀色之色是色之在人者色取之色是色之在已

者

質直集註內主忠信 攷證子張前問崇德夫子以主忠信從義
告之故此章又以質直好義告之文雖不同而意則一質則忠實
之謂直則貞信之謂故集註於此章質直即以前章忠信訓之

引彼證此可謂切當

樊遲從遊章集註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 饒氏謂范氏謂
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上義下利與先事後得成兩意

人唯不知以義為上以利為下是以未為其事先計其所得耳
知上義而下利則先事後得自有不能已者矣何兩意之有范
氏慮學者誤認後字之義以為先且為其事而後求其得者則
始於天理終於人欲失聖人之意矣故以上下言之其旨深哉
子貢問友之義 其所以輔仁故當善道

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 通齊氏曰友以義合故當忠告

以輔仁故當善道

義合故當忠告然則忠告非以輔仁之故集註之說非歟齊氏
唯如此說所以更說下文不可則止之意不去以此見集註之
不可輕改也

子路

首章 通馮氏謂樊遲問仁知而後有請則告之以其暗弱進之

也子路問政而後有請則無他說焉以其兼人抑之也

樊遲未達其所告之旨故再告之子路已達而請益則有易視
其事之意故以無倦抑之遲之未達所請不出於所告路之請
益所請欲外於所告非夫子告遲而不告路也

子路仲弓問政二章先之先有司○攷證先之之先當去聲先有

司之先平聲于路以勇臨事夫子恐其易於責人故勉其自己平
先之則先當去聲仲弓以故治煩夫子恐其叢委故勉其使有目
先爲之則先當平聲

朱子於四書中音釋或有失於照管處如此類者恐亦有之當
攷

衛君待子爲政章○通謂按集註胡氏之說以爲當立郢或曰使
蒯賸果欲殺其母則於義當絕春秋必以莊元年不書姜氏之例
書之矣今貫納蒯賸春秋之書一則曰卅子二則曰卅子左氏之
說未可蓋信正名是欲止蒯賸爲卅子之名也正蒯賸與輒父子
之名也

公濟陳先生云左氏雖亦有難信處然以子見南子而子路不
從子貢以夷齊問夫子而知其不爲衛君觀之則蒯賸之出奔

輒輒之據國信如左氏所載者夫子之所謂正名蓋正輒之不
父其父而禰其祖之名耳若蒯賸則雖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
之其爲卅子自若也何以正卅子之名哉通此段當削去愚謂
卅孺務欲已說之合故於古書之有礙於已說者便誣古書以
爲不足信唯饒雙峰爲甚通特效其尤耳噫效其尤者豈特通
爲然極本窮源則輯講之當削者何限通此段何足削哉

樊遲請學稼章 通馮氏謂周官閭師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
稼圃亦各有業不通習也而謂聖人兼通之乎善乎韓退之之言
曰聖人之能多農圃之智專故也

農圃之事聖人通與不通不足論夫子自謂農圃之不知特以
深拒樊遲使之自喻焉耳假使樊遲能知農圃智專而能問焉
又何足尚乎觀夫子以小人哉與焉用稼之言從之者固可

若曰聖人不專攻此故不以告則其意滯味澆真如集註所
懼其終不喻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者矣

通釋貧而爲農圃未爲不可樊遲豈亦有爲許行之說而慕之者
歟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 攷證觀章末四方民至焉用稼之
語則樊遲所欲學蓋欲如許行爲神農之言者孟子闢許行章又
此章之註疏也 通謂此必有入以墨程師禹稼穡之說者此夫
子所以小之

按集註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味斯言
也則聖人所以拒須之意不假他求而可得矣蓋自洒掃應對
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爲小學以至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爲
大學皆聖門教人之具也遊其門者自八歲而十有五自十有
五以至於耳順不踰矩之際孜孜汲汲朝斯夕斯然後可庶幾

耳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蓋謂此也尚安有餘力以從事
於稼圃乎須以此問則其志之小可知聖人以此拒之又何足
怪通釋意其慕許行之說猶以爲豈亦有而未敢質焉未害也
通者度其爲墨程之說入之則直以爲此必有而決其辭則固
而不通矣攷證又直援章內之語爲樊遲自欲爲許行神農之
證且以孟子彼章爲此章之註疏是又因通釋之意而增益推
廣以實之者也以愚觀之皆未見其必然也假如所料則遲自
欲學爲農圃又安知聖人不如此拒之乎

誦詩三百章 通引馮氏謂夫子刪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
百則知夫子之刪去者無幾○輯釋亦引之

刪詩固在晚年兩言詩三百又安知其皆在平日而不在刪詩
之後耶況學詩有忠無邪之用誦詩者責其達政更對之能

豈未刪之詩所能致耶且疑乎母質此等非大義所關不知
氏每欲如此質之者何故

衛公子荆章 通引胡仁冲曰人之生於世用物以成其生耳其
久能幾何世之馳驚不反也

其又能幾非儒者之論夢幻入世者其初皆因所見如此耳夫
子之取子荆特以其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耳政不必如此說
也

子適衛章集註彼二君者其能然乎○攷證發明皆以為當言三
君而止言二君者文帝言行無過且不能教也

按集註此句自承上文未可知所以教說下來與文帝初無相若
何勞與之分析

何勞與之分析

按中庸章句釋期月為匝一月也與此不同蓋此章言朞月
而已可也朞同一歲之月不可若以為匝一月則大近而紀
綱未易布中庸以擇善不能朞月守為不知必釋為匝一月
而後見其守不能久若以為周一歲則亦可謂久而不可為
不知矣不泥於辭之同而各隨其事之當此集註章句之所
以為集註章句也夫

如有王者章集註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
效也 輯講饒氏引堯舜之世必三苗既格東漸西被朝南暨聲
教方是堯舜致治之仁 輯釋亦引之

按集註引周事證者蓋以文武承大亂之後至成王與禮樂之
時恰好與必出之言相應堯舜以治繼治難見三十年為世之
迹引之於此未為的當

苟正其身章從政 饒氏曰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此言
蓋為大夫發 輯釋亦引之

然則子奚不為政子為政焉用殺亦皆人君事耶

冉子退朝章集註政國政事家事云云通引吳氏謂以夫子此語
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若小事則不
必然爾輯釋亦引之

按吳氏此說與集註主意全別如集註則侯國之事無大小皆
謂之政必家事然後謂之事爾如吳說則侯國之大事方謂之
政小事則但謂之事不必以家事為事也吳氏平日於朱子好
立異為高本無足責獨通與輯釋引之於此不為折衷使若與
集註相發者而實則不然殊誤後學耳愚故表而出之以俟知
者

自足以正名分抑季氏教毋有負以魏徵事比志未也

按集成胡氏嘗疑微對遺論發明謂然不離於正此說其語意
略相似耳若夫子則雍容不迫隱然正名分抑強僭而教行焉
微則城薛讓讓使於面折廷爭而言聽焉庸何傷乎發明此言
可謂至矣是書集註上有夫子為不知者而言一句在前魏徵
獻諫之對正者是為不知而言者朱子以其語意之略相似也
故引以為比類之略相似則固未嘗以為全無異也亦猶孟子
集註引齊桓公養民致賢之言以證伯夷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
歸焉之善事於以圖天下自不害其為私則在學者當自察之
耳此曰君相猶彼曰暗合而有公私之辨其取之之意與不取
取之實皆可見矣不過皆是因其有相似處而引之耳

者之易曉而已何未安之有况成說之計以臣告者亦以師誨弟子於彼猶為微講而不離乎正於此則為微講之語意雖略相似而所施不同是又所當辯也

定公問一言章四幾字集註皆訓為期 饒氏以為終堂牽強當

分作兩樣看其幾之幾訓期不幾之幾訓近則不煩解說而意既

然矣 攷集註引詩證乃時期之期非期必之期通釋皆

訓為近以書不可以若是為句其近也則人之言 云云不近於一

言而書者乎 辨觀語意為近陳與可曰依通釋訓近仍作一句

謂言不可以如此書近效言不可如此必近禍亦通 輯釋引饒

氏說

按通釋以一說云云即攷而自云然彼以邦之興喪為問而此

乃特言其近則責難之義為泛而不切矣詳此則勉齋固本字

以此說為勝於集註也金氏阿其所好乃引之以為定說今亦

不在多辯但即勉齋所謂泛而不切者以折其衷可也陳用之

之說又於二近字上加責字必字說方可強通責字必字又終

不脫得集註期字之意而徒為安頭上之頭架屋下之屋惑人

甚矣双峯分為二訓誠易曉矣但朱子不欲其一章之中同字

而異訓耳嗚呼嗚呼誰適從不若且以集註為斷無已則更

存饒氏以備一說可也

葉公語孔子章 發明引或問之說自徒徇私情而不要以公理

引起云云

按此節或問本言情與理不可偏主之意發明去其上截只從

中間引起但見情不可偏主之意所以不明不可不攷

樊遲問仁章集註程子曰此是微上微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

之則弊面益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 通謂云云仁者

上徹下初無二心故聖人語仁徹上徹下亦無二語
徹上徹下語只是共此一語既可以徹上又可以徹下下是初
學之事上是成德之事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語夫子以
告樊遲則初學求仁者固當從事於此此語之徹下者然也然
至於粹而益皆篤恭天下平之盛亦不過自此二語充之推而
達之而已則德盛仁熟者亦豈能外此三語而成德哉又此三
之徹上者也通所言似欠明白其餘當於子張篇博學篤志章
辨之

子貢問士章 攷證恐此士非以學言是以職言者蓋以又問今
之從政者故也

按攷證蓋因使於四方一句推出此意爾恐未必然夫子貢
謂詩三百亦以授之以政使於四方為言豈亦為士之有職者
言不在學耶況此下答其次二問又何以見其為有職之士乎
竊意子貢三問只可以知士之言行又欲知其措諸事業之實
為何如故以今之從政者為問以觀其當得何等士爾非欲歷
問士與大夫之職也若果欲問士之有職者何為不亦以當今
之為士者問哉且子貢以可謂之士為問益可見其學者之稱
而不為有職者矣

不得中行而與章集註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輔氏與發明皆
以為激厲主狷者之節言裁抑主狂者之志言

按狂者嘗以志極高守有餘為狂狷者之過以行不掩知未及
為狂狷者之不及於其不及而激厲之使之跛而及於中於其
過而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也惟此則狂狷皆有當

處文意似完輔氏發明之說似欠完備且經註皆先任者之
後稍者之節則激蕩裁抑四字亦當順解如二家之說皆先言
裁抑後言激蕩似亦未順更詳之今觀輯釋但引饒說不引二
說可見愚言之有契矣

集註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 攷證孟子中道狂狷鄉
原前後通爲一章而此章集註乃突入謹厚二字謹是不狂者厚
是不狷者亦是善人但欠志節爾初註正作善人後改從謹厚蓋
謹厚之人但據其資質止於此上不能進於中道亦不肯進於中
道下不期爲鄉原而亦不覺爲鄉原

按語錄有云謹厚者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以任道則不足愚又
記朱子議論謹厚者似指閔冉以下諸子而言今忘其所出矣
竊意謹厚之士決然不至爲鄉原之歸蓋謹厚與鄉原自有誠

偽之分謹厚非虛信廉潔者耳謹厚者安得至此攷證因孟子
之言而強欲配之不亦誣乎

鄉人皆好之章集註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
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
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通釋不以鄉人皆好皆惡
而定其人之賢必取決於善者之好不善者之惡 云云此其所以
爲賢也至於善者好而惡者不惡惡者惡而善者不好則又推言
之耳 輯詳謂集註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以下說得好但謂一

鄉之人宜有公論却與下文相反蓋集註初解鄉人皆好作好君
子皆惡作惡小人故曰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繼而解鄉人之善者
好之不善者惡之則好惡兩字皆只就君子身上反覆說故曰善

者好之而惡者不惡云云兩段首尾不相應所以不可曉唯通釋之說見得首尾皆是君子所以大段分曉

集註一鄉之人宜有公論之言方是泛說大槩道理宜如此而子貢初焉發問之意已寓其中蓋子貢但知一鄉有公論而未思鄉人有不善者耳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之言亦且泛說在此引起下文之意以見未可謂鄉人好惡皆是公論處而子貢二問之失夫子答之之首皆寓其中至謂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方是正說子貢鄉人皆好之之意蓋以惡者不惡則亦好之之謂也其所以不曰惡者亦好者蓋以主君子而言惡者必惡君子無好之之理故但言不惡以見其亦好爾繼而曰必其有苟合之行者所以明夫子前一未可也之意以見皆好之之未得爲賢也蓋以惡者不惡而善者不好亦方是正說子貢鄉人

皆惡之之意蓋以善者不好則亦惡之之謂也其所以不言善者亦惡者蓋亦以主君子而言善者必好君子無惡之之理故但以不好見其亦惡爾繼而曰必其無可好之實所以明夫子後一未可也之意以見皆惡之亦未得爲賢也如此則鄉人之善者好之必其有可好之實不善者惡之必其無苟合之行皆不假言矣有可好之實無苟合之行則其爲君子可知以此觀之集註却是只詳解上二節意欲人推前二說以見後二句之意耳通釋輯講皆於前二節問答不十分解而但詳解章末三句之意將謂集註亦是如此所以既疑其爲推而言之又病其首尾不相應往往皆是已而非集註而不知己之說即不出集註之意也集註之意何嘗不見得首尾皆是君子哉但黃饒二公皆失集註之意而不自知耳饒氏誤看中庸戒懼慎獨兩節

章句亦是己而非章句誤正如此讀者即此亦可以明彼矣
攷證一鄉皆稱原人歟皆悅之此鄉人皆好之者也匡章通國皆
稱不孝此鄉人皆惡之者也然鄉原惟孔孟而後知其賊德章子
惟孟子惟能辯其設心甚矣知人之難也

以鄉原證皆好當矣以匡章證皆惡則未也蓋皆惡之所以未
可者以其無可好之實未得為君子也章子却是未至於可惡
而衆惡之者故孟子猶不忍絕之與夫子未可也之意正相反
子貢兩問皆是欲知君子攷證誤認為惡小人故如此引證耳

憲問

士而懷居章集註居謂意所安使處也 通謂懷居與小人懷上
相似與聖人安土相反懷居者即其身之所便以為安 輯釋亦

別之

按通是相述之意但集註以居為意所安便處則凡改通
不遠遷善不決間義不徙以至去就取舍之間有貪戀顧情之
意者皆懷居之所為也通以為身之所便易意為身而又以懷
土為證則似專指為居處之居而所該狹矣集註一字不可輕
改如此哉

南宮适問章俱不得其死攷證句俗讀連然字者非十一篇言由
也於未死之前故曰不得其死然期辭也此章述二人於既死之
後故止曰不得其死斷辭也何氏王氏以然字喚下句便見尚德
之意 夫子不答攷證云以然字屬下句意自分明下待於答
然字屬下自如攷證之說夫子不答當以集註為斷觀夫子答
仲弓欲簡之問曰雍之言然此雖分明獨不可如此答之乎今
乃不然故知其因所比之意難答也

愛之能勿勞章 疏氏謂愛是上愛其下忠是下忠其上

大綱如此說可也恐二字亦不可截然分主上下說更詳之

或問子產章駢邑三百集註駢邑地名 通引馮氏謂駢邑伯氏

食三百家也 通自引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凡三百社 集註伯

氏齊大夫駢邑地名攷證人名與地名他書無所見然疏本文又

似伯氏駢是人姓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蓋春秋時以駢為名者

多有之如王子伯駢之類是也又如公與之邑六十與之邑三十

蓋采邑之數古者四井為邑則三十二家食邑者收其公田之租

邑三百則九千六百家所謂萬家之邑也傳稱城小穀以封管仲

又曰桓公置管仲子穀無駢邑之名 輯釋亦引馮氏與通之說

按集註引荀子書社三百為證則馮氏三百家之說不可通通

者因集註社字而以爲三百社攷證因經文邑字而以爲三百

邑字爲近之然又未知其孰爲的也攷證人名地名之疑未知

如何當闕之以俟知者

伯氏 通引馮氏謂伯氏敬仲之宗長 通謂能使諸父昆弟不

怨最難而仲能使其宗長不怨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尤難而仲能

使齊大夫不怨故下繼之曰貧而無怨難然貧而無怨其難在貧

者能使伯氏貧而無怨其難在管仲

按集註但曰伯氏齊大夫而馮氏與通皆以爲仲之宗長抑有

所據耶抑但以仲氏伯氏若兄弟之次然者而意之耶且下章

本與此章不相干通因此章有無怨字強入一難字於此却硬

牽下章之意以合於此章至曰難在貧者難在管仲則亦自知

其有所不通矣然亦下章馮氏之說有以吞之也

而無怨難章 通馮氏謂夫子論貧而無怨難因謂富而無怨

易而記者以夫子稱伯氏失邑而沒齒無怨言因次於此見伯氏亦賢也

夫子本只以貧富對言欲人處之而知其一難一易如此爾馮氏之說恐未必然

發明引輯講問貧而無怨即貧而樂否饒氏曰能安於命義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矣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諂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

按或問取南軒之說曰云云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詳此則無怨雖未便是樂亦非無諂可比况子貢以無諂無驕並言夫子則以無怨為難無驕猶易則無諂不如無怨信如南軒之言矣双峰無怨與樂之分別是已然似以為無諂便是無怨然者則欠斟酌要之無論無怨與樂高下自

二等不可混而言之也輯釋則兼引張饒二說而不與折衷讀者自分別焉耳

問成人章 輯講問集註曰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而先此語義云知足以揆事廉足以立本如何饒氏曰揆事力行泛應二者以才言未見所揆所行所應之當否立本是立此三者之本此亦止是以氣質言若窮理養心則以學言乃文之以禮樂中事此所以不全用其語也 又問集註言才全德備中正和樂而講義云本立用行中正和平是如何饒氏曰某疑集註稱贊太過於亦可之義似欠斟酌所以放下一等說

集註既以兼此四人之長言於前又於知廉勇藝四字之下皆以足以二字承之讀者知兼字足以字之旨則可與言集註矣通者有言集註下兼字與則字蓋能兼此四子所長則移其言

亦足以窮理若獨用其智固未足道也推此可以例其餘矣
竊以爲子路問成人夫子不告以他特以四子之長等事告之
以中庸八德之序言之則窮理養心力行泛應之說豈不切當
而欲改易其一二字面以汨亂之乎文之以禮樂固是學之事
然不因上四等資質以爲窮理養心之等用則禮樂文在何處
大抵此章分明是有此四人之資質以爲爲學之本則德可以
成至於見諸行事又須文之以禮樂方質文不相勝耳且双峯
既易窮理養心爲檢事立本而力行尚依其舊則天下豈有未
能窮理而可以力行者乎未窮理而力行其不爲妄行者幾希
若曰窮理養心以學言則力行獨非學之事乎至於稱贊太過
之疑亦恐未然詳味集註所言亦不過是君子成德之事材德
出衆之意耳若較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如天地

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固自有間於此可以之義何欠
斟酌之有

臧武仲以防求後章集註備范楊二說 輯請問進釋主楊說其
意謂使武仲果以防爲言則要君之迹易見唯不以防言則要君
之心難知既用知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夫子之言春秋誅心
之法也是如此否饒氏曰然

范氏是直指其心而言楊氏是辨其迹之似而發其心之隱而
言二說兼備至矣

子問公叔文子章集註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攷證按左
傳及註當作公叔發集註或傳寫之誤

恐或有之

桓公殺糾章 攷證程子據漢史薄昭言桓公殺弟大的以兄

爲斷然也。又有桓公殺兄之說。社氏韋昭亦云。但二者皆不待爭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爲正。夫方齊之將亂也。鮑叔奉小白奔莒。及襄公被弒。子糾在內。乃不能赴難討賊。而奔魯。及雍糾殺無知。桓公先入。靖國人尊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以伐國。是直以亡子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罪已自可誅。桓公不誅而用之。則仲安得而離桓乎。

按此說主意雖與集註不同。然亦無悖於集註義理。正大左驗明白盡備。一說以俟知者。

九合集註九春秋傳作糾。攷證齊桓亦不無兵車之合。而云不以兵車者。按師能左右之曰以此云。不以兵車。雖有兵車而未嘗用之。大戢也。

如此說以字似傷於巧。姑存乎。此以俟知者。

如其仁。集成蔡覺軒曰。子路是以忽爲仁。管仲爲未仁。夫子答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比而言之。非泛許仲以仁也。下章匹夫匹婦之諒。亦指忽而言。輯釋亦引之。

按語錄葉賀孫問。如其仁。或說如召忽之仁。朱子深破其不然。蔡氏又是因其說而反用之者。其非夫子朱子之旨明矣。語錄又言。夫子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詳此。則謂匹夫匹婦之諒。爲指忽者。亦豈爲得夫子之意哉。蔡氏不過以爲仁之道。大恐管仲不足以稱。故必以召忽相形言之。以見其義之輕爾。殊不思集註以仁之功言之。則其意已備。政不煩如此分析矣。

管仲非仁者與。其言曰：程子以王魏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之，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亦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愚按尹起莘發明綱目書法，有疑於王魏不能死，難之言大畧以爲太子秦王王魏皆高祖之臣子耳。自王魏言之，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高祖使之佐太子，若太子失德，則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若藩王交鬪，則固有高祖在焉。若其僚屬必欲各死於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太抵東宮與諸王官屬皆出於朝廷之所擢用，與人臣事君不同。任是職者固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若夫齊桓子糾，均爲公子，亦旣出奔于外，齊襄旣沒，齊國無主，故齊桓子糾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

若唐祖在上，制命出於一人之比也。然則王魏非唯不能辭太宗亦不當讎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愚詳尹說如此。自太宗有大功於天下，建成失德反害其功，以致交鬪觀之，則王魏固若不可私其所事以讎有功之藩王也。然凡爲東宮官屬旣受天子之命以奉儲君，儲君若初無失德而藩王有奪嫡之心，至於興兵構禍，以少陵長，以逆犯順，蒼黃急卒禍變不測，當是之時，勢有不可以待於請一人之命者。身爲東宮之屬，抑將首鼠兩端，顧望而不救乎。抑將奮不顧身，致死以赴救乎。況建成雖云失德，然其死也不出於高祖之命。在太宗未爲盡善，則王魏雖死其難亦未爲過也。尹氏但知一人在上則太子藩王均爲臣子之義，而不思太子國本君副，其分有非藩王所可同者。其所以疑王魏者，固未得爲確論也。

屬不...直是非皆不可私於所事以儲儲君而但當請命
天子勅諭知尹氏之說耳至於王魏既失於不死建成之難及
太宗即位儲儲君臨大寶乃欲違高祖太宗之命而不之事則
亦恐非所宜此亦當以丑說爲是觀於朱子功罪不相掩之言
可見矣姑遂管見于此以俟知者

公叔文子大夫僕章一通引馮氏謂夫子聞其與臣同升諸公則
是文子薦僕之時非身後也 通謂是以謂之文是言於孔圍既
謚之後可以爲文矣是言於公孫枝未謚之先一則孔子所言是
明孔文子之所謚一則公叔文子之所謚卒如孔子之所言
言於於謚之說朱子無是言也集註無是意也意者不過文子
既謚之後夫子聞其在時有與臣同升之事故如此說耳双峰
謂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爲如此是亦無愧於文之謚矣意正

如此今曰夫子聞其與臣同升則是文子薦僕之時非身後也
若果如此則與臣同升之事洪氏以爲有知人忘已事君之三
善以知人言之則曰可以爲明矣可也以忘已言之則曰可以
爲公矣可也以事君之則曰可以爲忠矣亦可也今不以此三
者稱之而曰可以爲文矣夫聞其有與臣同升之善而稱其可
以爲文似亦未甚切當若但作聞於既謚之後爲平易耶若
曰聞之二字須是同時方可則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仲叔于奚
辭邑而請繁纓論語左氏亦皆以聞之爲言文子于奚之事皆
在夫子未生之前亦以聞之爲當其時可乎然則聞之二字固
未足爲左驗也聞之未足爲左驗則通者言於謚後言於謚前
之說宜亦未得爲確論也今輯釋亦引其師說破馮氏矣不可
不致

子言衛靈公無道章 胡氏曰圍即敏而好學者賈即問與靈公者
鯀即以佞免於今世者如圍幾矣賈之竊權鯀之善佞治世之罪
人也

此特以論語證論語耳若以左氏傳妻太叔疾之事觀之則圍
亦若人之流耳獨得不為治世之罪人乎

陳成子弑簡公章 通引馮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
誅之此以義言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此以力言也天下之
事常患乎勢有不行者力不足也以天下之大義誅天下之大賊
而力又足以勝之此其所以為可行也

按集註程子之意以魯衆加齊半之言為非孔子之言今馮氏
乃若深有取乎此言者何耶語錄或問辯此固已詳矣愚竊庸
贅

古之學者為己章 饒氏謂此章當首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
之者用心不同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
古人背馳何必論其用心之同異云云通謂學無古今之異學之
者有古今之異學無異用心有異此所以為古今之異

陳公潛先生曰如双峯之說則似古字上有一句通說學下文
却分說古今學者用心之異然者愚按饒說本答或者以德行
道藝與刑名術數為為己為人之別而發猶未為失通者刪其
問辭乃無頭耳讀者攷焉可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發明按改而為之字即古者言之不
出恥躬之不逮之意於恥字有味

輕改聖經字面以就已說則亦何所不至哉大凡改字為說須
是本字不通故不得已而從變例觀於大學章句改親作新而

又於或問詳其不得不改之意可見慎重不敢輕易之至矣此處集註之說正合中庸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之旨與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者若出一律正不為無味也發明亦既自知之矣乃又強欲改而作之以求其味但恐非夫子所言之味耳然發明亦是因舊有此說而言舊說纂疏胡氏嘗辯其不然矣讀者攷焉可也

君子道者三章自道集註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集成蔡覺軒曰以仁為先猶自誠而明者也以為先猶自明而誠者也自誠而明者夫子之專故子貢以為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 發明按覺軒解自道與集註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把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比而答以此言也 輯釋並

引二說

自道猶云謙辭之意耳集註謂自道猶云謙辭之意耳集註謂自道之意云耳夫子自道也便如說夫子謙辭也一般故覺軒更不必詳子貢自道之言但直依集註將自道與謙辭之意言之其意蓋曰先仁後智是自誠而明此正夫子之事而夫子不以自居故子貢以為夫子之謙辭也子貢所謂謙辭蓋指夫子我無能焉一句而言耳今發明如此病之則又非愚所能及也但恐發明亦未了集註猶云二字之意故如此見爾但集註訓道為言俗說易以為三者正是夫子之事夫子蓋自言之耳如此却是自任非謙辭也意者夫子自道猶曰夫子自如此言耳方與集註云猶謙辭之意不相礙覺軒下句謙辭字乃是照上句自道字言之者也讀者詳之

我無能焉 叢說按通釋有是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所
守故君子以無之爲貴其意蓋曰仁知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而
聖人常自以爲無能之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言之奴如
是他人則唯見聖人仁知勇而不知聖人之操心若此也如此恐
於夫子自道也一句意順

意者我無能焉便如丘未能一焉之意皆作謙辭自直截易曉
且既曰三者是君子之道不知有是三者又何故至於非本心
之正而易失所守耶既是君子之道不知何故君子又以無之
爲貴耶然則君子之道四君子何不亦以無之爲貴耶若曰聖
人下有其德則又只是謙辭之意何必如此求竒迂晦哉往往
亦只因不達集註猶云二字之旨故如此見爾政恐於夫子自
道一句雖似意順於我無能焉一句意反不順矣

以德報怨以直報怨集註於其所怨者惡憎取舍一於至公而
無私所謂直也又曰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
饒氏謂直是自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

集註是就事上說双峰是就心上說然集註可以該双峰之意
饒氏却不足以盡集註之意况双峰又是蹈襲或問之意而言
耳其贊集註恐有不讎有之一字便見當讎而讎不當讎而不
讎之意而或問双峰之說皆已該於此一字之中矣所謂一字
當百十字者即此是也

賢者辟世章 通引馮氏謂桀溺謂子路豈若從辟世之士夫子
爲之憮然至是乃賢辟世則道不行而無仕志也又引吳氏謂若
天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
輯釋亦並引二說

馮吳二說意正相反而吳說猶未全皆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
爲之時特以身老則衰故志有弗遂耳非天下事至此不可爲
乃無仕志而賢辟世者也馮氏之說非是以吳說爲斷可也但
辟世是天下無道則隱之謂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未易及
唯伯夷太公之流可以當之沮溺則果於忘世樂與鳥獸同群
而愬然於斯人之徒與者也其以辟世之士自居蓋自知之不
明耳馮氏即以辟世之名歸之然則此所謂辟世乃沮溺之所
自謂非夫子所謂賢者之辟世也沮溺特絕人逃世者之所爲
耳

子路宿石門章集註胡氏曰晨門云云不知聖人視天下無不可
爲之時也 通謂夫子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通者知其不可之言似與集註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者意背

蓋此語不然不自覺其失集註之肯者也或疑以微子篇丈人
章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語意推之則通所謂夫子知其不可而
爲之言未爲無據呼是又不察可字之意也彼曰道之不行是
人不行夫子之道耳若夫子之道則固未始不可行也今曰夫
子知其不可而爲則曰聖人亦有不可行處既自知之又強欲
爲之耶殊不知在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特無人用之是以不得
有所爲耳引彼證此殆未爲切當也

子擊魯章集註以衣涉水曰厲 叢說衣裏衣也古人不裸體涉
水若不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
而過

按詩在彼淇厲傳云厲水深可厲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
則可以帶矣又按韻書囊裳渡水由膝以下曰揭裳衣涉水曰

帶以上曰厲然則雖不脫衣亦當束衣於帶也

衛靈公

多學而識章一貫集註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輜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輯講謂所謂天匪物物刻而雕之之語則是全不要人多學了恐不然若以此語施之吾道一貫章則可將來此章說知則不可中庸將無聲無臭來說篤恭而天下平也是說行之事亦不可將來此章說知謝氏全說此章不着不知集註何故載之

按夫子既以多學而識發乎貢之問又以非也二字釋子貢之疑然後乃以予一以貫之之語明其所以聖之故則知夫子未嘗不多學而其所以聖却不在於多學而在於一貫也謝氏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以爲多學而識之三句是統釋夫子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與子貢對曰然之意然聖人豈務博者哉一句是釋子貢非與與夫子非也之意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二句是釋夫子予一以貫之之意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然而形無不賦者一以貫之而已聖人之於衆理匪事學而識之也然而理無不明者亦一以貫之而已然則謝氏此語固未嘗有不要多學之意而天匪物物刻而雕之之語亦未嘗但可施於行而不可施於知也德輜如毛以下四句中庸自以之贊不顯篤恭之妙謝氏引之又自以之贊聖人一貫之妙篤恭雖屬行此章雖屬知然其無聲無臭則一也無聲無臭固未嘗但可言行不可言知也

不過皆是贊詠聖人所能所知之微妙無迹有非學身自
慮之所可到耳語錄有曰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固有當多與
而識之者又自有箇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
以貫之則不可說矣此正是答學者無聲無臭之問其所以發
明謝氏之意可謂至明白矣或問中因論曾子子貢一貫主知
主行之同異而曰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貫則是理之
行乎事物之間而無不通者也其所指而言者雖若不同然豈
有二致哉詳此則饒氏亦可無疑於上蔡之言矣愚竊庸贅
直哉史魚章集註如矢言直也 饒氏以爲矢去不可復回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豈周道亦去而不可復回耶然則集註固
不可得而求加矣

志士仁人章 通引鄭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爲懼仁人則明死

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 輯釋
亦引之

夫子兼志士仁人而言其所能如此可見此二等人各自能如
此何嘗有志士未免徒死故以仁人兼言之之意乎若仁人獨
明死生之理而志士未免徒死則是二事唯仁人能之志士或
有殺身而不足以成仁者矣仁人雖明死生之理何補於志士
之徒死哉夫子固當獨許仁人而不當兼許志士也如鄭說則
志士當死生之際必得仁人與之同患以提撕而指示之而後
可耳毋乃泥而不通乎蓋志士仁人不可謂其無淺深之間故
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愚
嘗又以大學之序推之必知止而志有定向者方可言志士必
能得其所止者方可爲仁人是則明死生之理乃志士仁人之

所同其所不同者特在乎處死生之際有意無意之間耳有
於成仁者志士也無意而自然成仁者仁人也若曰志士但能
不懼而未必明死生之理則程子實理實見之說何嘗專爲仁
人發哉鄭說未必然也

補淵問爲邦章夏時集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 攷證
此古曆也沈括曰今正月斗柄指丑矣蓋歲差也

歲差之說當矣但集註是以夫子時斗柄所指釋夫子之言初
未說到今日斗柄所指也

遠佞人 通引葉少蘊曰舜命伯夷典禮變典樂猶曰謏說殄行
震驚朕師佞人之能亂禮如此

舜命九官典禮與樂納言各一其職佞人既曰殄行震師又豈
待九禮而力已正不必如此牽合也

人無遠慮章 通曰地有遠近時有遠近 謂慮遠者不可因循
於目前苟且於一時 攷證集註引蘇氏說似但說地之遠近不
說時之遠近何文定曰蘇氏此說止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王文
憲言遠近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

按時地之說出於集疏集疏謂集註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
以時言恐亦可通今通者不採集疏自以地與時混而言之使
若皆出於集註之意者不可不辯唯攷證何氏之說最爲盡善
不知識者以爲如何

躬自厚章遠怨 通謂夫子告仲弓嘗以無怨爲怨之效此言已
不自怨而待人以怨是寡怨之道也

自怨怨人之言與以怨己之心怨人者相類彼說有病朱子嘗
於大學或問中辯之矣觀通所謂怨只是實意非如心推己之

謂不可因一怨字偶同牽仲三行怨為證也

饒氏謂嘗疑此章上截只說自厚無箇責字下截方說責字下截責字恐包上截不得竊意自厚者曰家處已待人事事著到責人處却薄如此則怨不期遠而自遠

上截厚字是對下截薄字而言淨是薄責則厚為責已之厚無疑上曰自厚下曰薄責互文見義何包不盡之有但集註是葉自治治人而言饒說似是專就人交際處說似亦有理可備一說蓋如其說則責是責望之意南軒有猶所謂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云者盡歡以交人竭忠以待人躬自厚也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薄責於人也厚施而薄責其報豈非遠怨之道歟

不曰如之何章集註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 饒

上言 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即再斯曰之意 輯釋亦引之

如之何如之何是一時言之故集註亦合而釋之如双峰說思而處之與思之熟而處之審是二時事今日即再斯可矣之意則是先曰如之何是思而處之此一思也後一時之言也再曰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此又一思也後一時之言也竊恐再斯可矣分明是兩番思若兩曰如之何不過是一時之言耳况如之何如之何只是方思方處時之言双峰乃以為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思熟處審是既思既處已後之事與集註熟思審處之意自是不同唯其方熟思而審處故曰如之何如之何既曰思之熟而處之審矣又何以言如之何為哉此集註双峰善於措辭不善於措辭之同異也讀者詳之

君子疾末世章 通引馮氏謂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
輯釋亦引之

詳集註范氏楊氏之說何嘗有病我疾人之分蓋沒世只是終
身之意不拘其為生前死後也馮氏往往因双峰有蓋推萬事
定之說遂意疾之若為自疾於義不通故以為疾人耳殊不知
此只是警人欲其及時着力猶四五十無聞不足畏之意政
不必如此拘也若有可稱之實在已而人不稱焉君子又何疾
乎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章 馮氏謂曾子兼体用故曰忘怨子貢問
用而不及体故曰怨而已矣

如馮說則天下果有無忠之怨乎或問於双峰曰曾子兼忠怨
做工夫今子貢只問一言故只得以怨之一言答之如何双峰曰

用其辭而失其意者通之不當去彼而取此也今觀輯釋
引饒說而去馮說善矣

人能弘道章 通謂有大人有小人大人者人能大其道非道能
大其人也

以大人為證反似道能大其人者双峰嘗問學者曰人得此道
方為大人是人待道而弘也如何反能弘道意正如此須知人
能大其道方可謂之大人則無此疑矣

發明引饒氏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
道若說道体則道自際天蟠地不待人弘 輯釋亦引之

天下無二道道之際天蟠地者即其歛之則退藏于密者也又
如何不待人弘參天地贊化育豈不是人中庸曰苟不至

道不凝焉至道即是指洋洋優優二節言之又何嘗不便是

天蟠地之道

吾嘗終日不食章 發明按此章之意又與思而不學則殆之意不同宜細思之

學思罔殆章是相對說此章是專為思而不學者言無益則殆意在其中矣何不同之有叢說有云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已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斯言盡之矣

知及仁守章集註謂學至於仁則善句諸已而大本立矣泣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 集成

輔氏謂不莊氣稟之偏不以禮學問之闕也 輯釋亦引輔說

輔氏如此分別固發明曰但集註於前節以不莊為氣稟之偏至此乃變氣習為氣稟而反益之以學問二字

已說學問之意蓋氣稟學問二者未嘗不相關學問正為變化氣質之機氣稟所以尚有疵者正由學問所以變化之者有所未至學問之所以亦有偏者亦由氣稟極偏有不易於變化耳若氣稟已無所偏則學問之有闕亦無所關矣得尚言偏哉然則學問之有闕也亦以禮固學問之闕亦氣稟之偏也於分屬之中有相關者寓此朱子所以但摠言之也歟

輯講問集註氣稟學問之小疵似可疑既到仁守地位則純乎天理矣有小疵集氏曰集註不知如何偶然於文義上看得未盡

按集註於前節曰厚於內於此節曰大本立矣其於仁守地位已無所妨然不莊不以禮二者聖人既以為未善則所以尚有未善者豈無所由而然不歸之氣稟學問不可也况謂之小

亦猶白地上一點黑相似正無傷於大體也集註所謂小疵正
夫子所謂未善饒氏師弟子疑至仁守地位安有小疵為集註
之未善處然則亦謂至仁守地位安有未善為夫子立言之未
善可乎且双峰既以小疵為非是而又不明言所以尚有不莊
不以禮者何故則後學將何所折衷歟竊意唯學至於聖則渾
然無迹乃可謂之無疵自聖人以下仁如顏氏子猶不能無違
於三月之後但能不違過而已即其違處過處雖亦謂之小疵
可也蓋亦以其學問不至於聖氣稟未盡變化而已何獨於此
而有疑於集註乎愚見如此未識者以為然否

發明謂饒氏疑氣稟學問之小疵未善愚僭欲易學問字作設施
字

輯講之說愚已辯之於前不能明其不然反為之改易

字面以助其詞可謂無見也已且設施有疵何嘗不由乎學問
學問盡善設施安得有疵

君子不可以小疵集註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
小人雖器器流然而未必無一長而可取 通謂材之所成為器
德之所充為量

君子方可以材德言小人只可以器量言若以器量言君子材
德言小人則失言矣今如道說反若以德是未成未充之器量
器量是已成已充之材德然者讀者詳之

當仁不讓於師章集註當仁以仁為己任也 通引馮氏謂禮所
當遜者莫如師而當為仁之時必待師而為之則有不及事者矣
且以弟子入并觀之亟往救之可也雖師在前亦不暇護以明當
仁之在前必為而無遜也

曰當爲仁之時曰當仁之在前集註以仁爲己任之言不相
類語錄登者之問有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爲仁則不讓如此
恐不值處然多欲知馮氏之失者當以是觀之至其引赤子入
井事亦似切而實疎如此則已與師易至於相妨與集註仁
者我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之旨不類然則無赤子入井
無仁可爲也邪須見得雖不讓於師而實與師無相妨之意如
孝弟忠信仁民愛物之類皆仁之事以此自爲皆是仁爲己
任何處於師亦不妨於師今必以入井一事爲說則又似乎就
師手上奪一箇仁做相似故曰似切而實疎也

季氏

篇題下集註此篇論以爲齊論 攷證齊論章句頗多然論此
篇首章句語頗多然章亦然故疑其爲齊論

此固是一說按集成胡氏又以皆稱孔子由且三友三樂九思
等語與上下篇不同爲證又一說也

篇題下引爲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
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
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爲篇次之意也 輯釋亦
引之

以篇首一章爲篇次相承之證其得失已於爲政篇辯之矣其
以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爲篇次之意與里仁篇以前篇不
仁如禮樂何之言爲篇次之意者正相類是皆管管於附會及
汲於牽合不顧是否但求一說之所爲竊意此二章雜在三篇
八十餘章之中若記者欲以爲篇次之意何不表而出之以冠
篇首使讀者得以明知之乎况此書凡二十篇記者非一手

此三篇此篇說者又以為齊論則三篇首章孰能相與謀而置之以為相承之次又孰能相與共就此篇撫此一二章為篇次之意乎皆不通之論也不知識者以為如何

首章東蒙集注曰山名 通引馮氏謂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

其又東蒙也蔡州蔡蒙底平西蒙也

禹貢兖州蔡蒙旅平此以梁為蔡以旅為底當是傳寫之誤但以此二蒙為東西之證然乎

舍曰欲之 通引胡梅岩曰求以為夫子欲之孔子從欲字上發明責之 輯釋亦引胡說

按輯講或以舍曰欲之為應上文夫子欲之之語双峰各一曰兩向欲字文意不同上欲字是意欲之欲是說季氏之意曰欲也史此欲字是貪欲之欲是說季氏貪顯史也

但於後欲之字釋作貪其利則双峰之言信矣胡說正是双峰之所已闕其非集註之意明矣通與輯釋不取饒而引胡說矣况如其說則求既自言欲之為季氏之意矣夫子又何為以舍曰二字言之乎其文意不通明甚尚何疑乎

遠人不服集註遠人謂顯史攷證遠人泛言他國下文謀動于戈於國內則顯史非遠者言蕭牆之內則視顯史為遠人爾

攷證之言不為不是但欠分明爾蓋前節遠人却是泛指他國而言此節遠人與下文動干戈相應則是指顯史而言明矣顯史雖則魯之附庸而自是一國以其自是一國則曰遠人以其魯之附庸則曰邦內餘則攷證之言當矣

蕭牆 通馮氏謂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按明按郊特牲古宗廟蕭肅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恐以此謂之

牆 輯釋並引二說

按語錄也不曾砂窠只據鄭氏註云諸侯至屏內當有肅敬之意亦未知是否今馮說正是朱子之所未敢質者通不取語錄而取馮說失傳經之意矣後明兼存語錄之言善矣但以郊特牲為證則牆乃是示廟之牆不知夫子所云亦指宗廟之牆言否文不知集註所云屏亦可以肅矣達於牆屋為義否當闕所疑以俟知者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集註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及魯冉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通引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平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亦嘗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

之憂不在顯處而在蕭牆之內也集註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通引王曰夫子知異時為魯與季氏之患者不在顯處而在費也故曰蕭牆之內其後費宰公山不狃帥費人襲魯而公山不狃更不與焉

觀通前引趙說以為二子同仕季氏之證是以集註子路嘗從夫子及魯之說為定也後引王說以為憂在蕭牆之證是不以集註哀公欲以越伐魯之證為然也被集註引哀公事證與前子路及魯之時前後相應且深得聖人不均不和之語脉熟翫經文可見而王氏輒主費說何也且冉有所謂為子孫憂夫子所謂而蕭牆憂皆主季氏言手皆併以魯言之何耶况通引趙說既以大子及魯在哀公十一年矣又引王說以費事為證則費人襲魯在定公十二年矣則夫子此言言於哀公之時反

謂定公時事爲其後之事可乎不知通者何故如此差謬姑記
于此以俟知者更以或問蘇氏說參之可見

益者三友章集註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輯講三者恐不是相反

若是相反則直自與枉相反諒自與虛誕相反多聞自與寡聞相

反若以三者爲相反終是說得不自在 輯釋亦引饒說 者

及峰之所謂相反者其迹易見不足以感人不能以損人者也

三者損益之相反無相反之迹有相反之實迹足以感人而實

足以損人者以此且以直與便僻相對言之直則表裏如一便僻

則外之威儀有餘而內之誠實不足表裏不如一可以爲直乎

推此一語餘可見矣

益者三樂 集註二者損益亦相反也 輯講此章損益亦不是

三者相反 輯釋亦引此說

相反不相反之得失與前章同

君子有九心章集註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不自省察此

通引馮氏曰君子未至於從容中道則無所不用其思不但九者

而已

謝氏無時不自省察之言便是就九者而思之耳九者非一端

故曰無時九者無不思故曰無時不自省察馮氏不但九者之

言意雖似廣恐非謝氏之意况聖人言此九者於人事已無不

該不應尚有所遺也或疑如子張所謂祭思敬喪思哀喪祭非

出於九者之外乎曰此章言事思敬喪祭何莫非事君子事無

不敬言有居喪不敬而能哀者乎

通齊氏謂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

九思彼爲思而不學者言此爲不思者而言也 輯釋亦引之

此章是專指臨事之思而言彼章是兼指窮理之思而言思而不學徒求諸心而不習其事者也九者之思各隨其事而反求諸心者也虛實固有間哉

邦君之妻章 攷證吳氏曰此章不知何謂王文憲曰當在南子天猷之之下

王氏何以必見其當在彼章之下而欲強合之耶堯曰篇寬則得衆以下四句連在武王事後集註猶以爲於武王事無所見私或泥言帝王之道朱子之慎重不敢牽合如此况南子章與此章相去十餘篇乃欲以臆見合之可乎惟攷證如此臆度故於寬則得衆四句亦意其爲周之逸書而斷以爲武王之事也意但欲如此臆度則亦何者不可附會耶

集疏蔡覺軒曰當時諸侯僭天子大夫皆諸侯家臣僭大夫以至

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

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

如此等處但曰不知何謂足矣祭氏意其爲僭而發猶可謂其爲南子而發則亦王氏之見也且既曰當時上下皆僭則宜不獨一南子也又何以知其不爲他人乎至曰附見衛靈公篇末此則季氏篇末耳可謂急於附會而失於檢點者矣不意親及朱門猶有此失他人尚何責乎境

陽貨

性相近章集註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發明總說性字則

已寓其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天地之性非懸空不著乎氣質不具於人心而自爲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

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絕
若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
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語
錄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而言雜即兼也蔡輔饒推言集註兼氣質
而言之說終欠透徹不得已而發此云 輯釋亦引之

按不雜不離本朱子說太極之語也朱子本謂太極雖不離乎
陰陽而亦未嘗雜乎陰陽也推此則天地之性雖不離乎氣質
而亦未嘗雜乎氣質也如此則不離者使是不雜者不可歧而
二之明矣發明唯倒用朱子之語先說天地之性雖不離乎氣
質後說而實不離乎氣質遂以性善爲不雜者性相近爲不離
者析不雜不離而二之則似乎失朱子之意矣蓋朱子先說不
離後說不雜正以言不離則易疑於雜故以不雜二字明其意

耳發明先說不離而後說不離未又引語錄雜乎氣質之說而
云雜即兼也分明是言不離便是雜了遂與上文不雜之言自
相矛盾信乎立言之難也其言不離不雜四字只可反覆發
明孟子性善之旨蓋性善之性雖不離乎氣質而實不離乎氣
質所以氣質雖有不善而性則未嘗不善也至於孔子性相近
與集註兼氣質之言則皆不可以不雜不離爲說矣 與集註所
謂兼語錄所謂雜非謂天地之性性善之性亦與氣質相兼相
雜也特以夫子言此性字是以性與氣質相兼相雜言之耳蓋
性本一於善而氣質則不同是故專言性之本則一而已又何
假於言近專言氣質則遠而已又何可以近言唯以性之本與
氣質相兼言之然後可以言相近耳蓋性之本則一以兼氣質
言之則不能以全其一氣質本異以兼性言之則不能以盡其

異既不能以全其一又不至於盡乎異此所以僅得其相近也
發明之說自起首至不雜乎氣質而言之一段皆是已但下文
欠瑩徹耳愚見如此恐亦未得爲的當姑筆之于此以俟有道
而說正云

子之武城章集註治有大小而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
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 通馮氏
謂城以武名乃岩險用武之地以左傳攷之可見子游乃能以道
化民變甲冑爲絃歌此夫子所以喜之 輯釋亦引之

集註言夫子所以喜之之意可謂至明白矣馮氏正不必如此
引援可也以禮樂化民在先王盛世本是常事雖武城邑又
何獨不絃歌但世至春秋教化陵夷雖非岩邑亦未見其有絃
歌者蓋絕無僅有之中不覺如此喜之深耳政不必 岩邑爲

說可也

公山弗擾章 通引葉氏曰虎與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見子
而不見不狃召子而欲待其用心必有異乎虎者

弗擾名爲畔臣勢不得來見聖人故欲見而召不害其爲有禮
慕之誠虎非不可來見乃欲聖人仕見之則無尊德樂道之誠
矣既不得見又嗾亡而歸之豚則去意愈譎矣且二人雖皆欲
去三桓豈不狃則真有意於欲張公室特不知非家臣之所宜
與耳虎則意本不在公室特欲假公室以制大夫爲自己之利
而已觀於異日吳欲伐魯而不狃止之虎乃勸禘三加於魯則
可見其用心之不同矣夫子之不見虎而於弗擾之召則欲往
殆謂是欺

致證當時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此亦一名義也

欲往

按集註只以改過為說而語錄則有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過使臣類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之語饒氏謂子路更欠一問聖人不會說出難為臆度竊詳語錄饒氏皆引而不發致證則盡發之如此然此事自常情觀之則為以亂易亂但以陪臣欲張公室為大罪自是當時一種議論不知其合大公至正之道否聖人欲往必有所主但未見之行事不可臆度則學者只當以饒說為斷語錄為正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集註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類 通引馮氏曰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抑齊論歟 輯釋亦引馮說

舉其文體之不類如李氏之言足矣然不可知其如何必如馮氏指為齊論則鑿矣末篇亦有子張問於孔子前篇又有南宮适問於孔子較之此章特欠一仁字耳至若季康子問政於孔子之類又不過政字與仁字不同耳文體固無異也亦意為齊論可乎

小子學夫詩章可以觀集註攷見得失 發明因美攷見其得因刺攷見其失 輯釋亦引之而少變其語

按朱子詩傳二百篇非必皆美刺之作而莫不有得失焉皆以為美刺自是小序之謬定字偶未之思耳

予欲無言章集註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 集成蔡覺軒謂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韓氏謂前篇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已未及夫無隱之事實也今舉四時行百物生則夫無隱與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益更明白

集注言與無隱之意相發而蔡輔二說但言此章發無隱之意似未盡相字之旨竊意以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意觀之則可以知予欲無言之故是前章有與乎此章也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之意觀之則又可以知所以無隱之實是此章有發乎前章也前章但言已之事此章但言天之理非前章無以見此章無言之故非此章無以見前章無隱之實茲其所以為相發也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通引馮氏曰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國之力也

宰我問而夫子斥之今乃不以三年之喪迄行為夫子之力而歸之宰我是猶室不見燬不以其功歸之救焚者而歸之縱火者乃曰彼不縱火入室得有焚可救而不仁者反得以為功也不亦誣乎

君子尚勇章 叢說此章君子子路問及夫子答以上義皆以德言下與小人對言乃以位言

按集註不但曰君子小人皆以位言而必曰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言則叢說之言當矣

君子亦有惡章 通引鄭氏謂疑此與子路之問同時故亦問雖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者繼惡訕上警子貢也微許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為子路發 輯釋亦引之

鄭說之是否不可必朱子有言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至哉斯言辭簡意足而又不穿鑿者也

通謂子貢所謂微許因夫子所謂稱惡訕上者而推也所謂不

因夫無禮與室而言也 輯釋亦引之

通此說似矣但集註楊氏謂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然則子貢發問之初已有是三者之惡矣今日皆因夫子所言而推言之則是既問之後因夫子所言而旋撰之以對也母乃非集註意乎

微子

首章集註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伴狂而受辱 通謂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不同惟殷紂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乃伴狂爲奴爲紂所囚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

死而不爲爲微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爲已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此其任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見三入之所當爲易地皆然然與夫子之言先後又不同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也 發明輯釋亦引或問之說正與此同

按通此段議論全是朱子或問中語不易一字僅於易地皆然之下然與夫子之言之上攏去十數句而已但集註謂箕子比干皆諫蓋本史記微子世家而言如通所說則是箕子未嘗一言諫也通釋因論此章集註或問言仁不同而曰集註者改本也推此則或問是未定之說無疑今觀語錄有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不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

爲仁矣此言頗與集註其于比干皆諫之意相發足見或問所言之未定語錄中如此類者亦多不知通者何故盡數刪去却勦此未定之說爲已諫耶然與夫子之言正後不同以下却無所謂未定發明輯釋所引或問其得失與通相類亦欠折衷殊眩讀者耳

齊人歸女樂章 攷證大意以爲始而桓子以家臣僭畔之故捨已之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今紀綱已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桓子豈甘終於自絀者故終於不用孔子而簡賢棄禮如此聖人見然安得不速去之

此其是否不可知姑存于此以俟知者

集註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其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攷證三仁下惠何以未得爲中庸曰微子遜去仁於清視夫

子之去魯則爲過比干諫死仁於忠視夫子之去齊爲不及箕子爲奴下惠三黜降志辱身視夫子去魯又爲過於和而不及於中矣抑三仁之於紂親則諸父諸兄職則父師少師也其始終力量止於如此若伊周處之又必有道矣而况孔子聖人大用固非賢人所及故愚又推而索言之云

觀篇末集註有三仁則無間然之言恐於此求三仁之過與不及似乎吹毛而求疵者其曰微子遜去視夫子去魯則爲過者豈非以其去之之速而無遲遲之意耶觀書微子謀於父師少師之言其哀痛側怛之意爲何如是豈怒然去其宗國者哉箕子以王子弟出我乃顛隳爲對則微子之去又可少緩乎集註以出於惻怛之意不啻乎愛之理言之使微子之去可以遲遲而遲去之則集註爲失言矣其曰比干諫死視夫子去魯

及者豈非以比干不早去而失接淅之機耶夫子視齊爲他國
又未嘗委質以爲之臣也道既不行去之之速宜矣比干在商
爲貴戚之卿無可去之義君有過而不諫乃委之而去自謂見
幾可乎使比干而效夫子去齊之速不知可以謂之出於至誠
惻怛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否其曰箕子爲奴視
夫子去魯又爲過於和而不及中者豈非以箕子既嘗諫紂而
不見聽可謂有遲遲之意而終於不去以至爲奴則不及中耶
殊不知微子既去則宗祀可存箕子亦去欲何爲乎先儒以其
爲奴之意猶欲俟紂悔過而復諫之雖未有以見其必然要亦
有近似者易之明夷既言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言箕
子之明夷利貞則箕子之心唯周孔爲能知之耳可少些量思
故曰於此求三二之過與不及以乎吹毛而求疵者此也且曰
力量止此若伊周必有道者豈非以其不能廢昏立明視孟子
所論貴戚之卿有未盡之道耶觀於彼章集註委任權力不同
不可執一而論之意則攷證不免執一之病而失中庸之道矣
尚何以此尤三仁爲哉若下惠則自如所論愚無間然者矣
長沮桀溺章 通馮氏謂沮沮如也溺淖溺也長謂久桀謂健觀
二子命名之意其志於辟世久矣 攷證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
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知其姓名
計亦以物色名之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如其一桀然高
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蓀文人之云爾
如馮說則意其爲二人自命之名如攷證則以爲夫子物色名
之臆度之見人人異說又安得爲確論哉但曰一時何自識其
姓名然則接輿歌而過之一時文何以知其爲接輿也耶若曰

姓名然則接輿歌而過之一時文何以知其爲接輿也耶若曰

長祭古無此姓然接輿之接又何嘗是古時所有之姓耶亦
是二人之號如接輿者亦未可知要亦不必深究也竊意接輿
君不見於他書如諸儒之臆度未必不因其歌過車前夫子下
車意其與孔子車輿相接而行故亦因以其物色名之也吁但
務臆度何所不至此愚所以不敢深信也

子路從而後章 通謂接輿沮溺丈人皆楚人也章首冠以楚狂
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
四人有惓惓接引之意在陳之嘆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
得在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士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
外也哉 輯釋亦引此說

按通此段議論蓋因集註有在陳之嘆意亦如此之言而發也
今以篇末此段集註文勢詳之則以三仁逸民師摯八士與接

輿沮溺丈人相對而言於三仁諸人之下則曰既皆稱贊而品
列之於接輿數子之下則曰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上曰既皆
下曰又每正是相對言之故其下又摠結之曰皆衰世之志也
其所感者深矣皆之一字便可見摠包上二節說了至此乃曰
在陳之嘆蓋亦如此此字即指上文衰世之志而言言在陳之
嘆亦衰世之志耳何嘗以在陳之嘆蓋亦如惓惓接引楚狂之
意哉況下文所謂數君子者亦但除三仁在外若逸民諸人亦
皆在其中又未嘗獨指接輿數子而言也參以上下文勢則中
間所謂意亦如此之此是指衰世之志言而非指惓惓接引一
邊而言明矣合而言之則稱贊品列三仁諸人惓惓接引接輿
數子與在陳之嘆而思魯之狂簡三者皆聖人衰世之志也若
是盛世則治教休明人才衆多自有中行之士可以傳道聖人

亦不必遠稱既往之諸賢近接述世之數子與思不知所
之之狂簡矣通者只因誤以在陳之嘆意亦如此爲亦如倦倦
接引諸人之意遂以楚狂之狂與狂簡之狂牽合爲說且謂沮
溺丈人亦皆楚之狂者殊不知狂簡之狂是志極高而行不掩
之狂楚狂之狂是佯狂之狂佯狂是佯爲狂者之病如今之心
恙者耳非佯爲狂簡之狂也史稱箕子被髮佯狂而爲奴夫被
髮爲奴豈志極高行不掩者之所爲耶不過欲自晦以免難故
如此使人不疑之耳集註稱接與佯狂辟世蓋亦如此觀於後
世司馬懿慕容翰之所爲可見今日接與以下四人皆楚之狂
者則接與固佯狂矣沮溺丈人亦豈皆佯狂者耶魯之狂士又
不過皆只如接與之佯狂耶夫子皆倦倦接引之如此亦是但
欲造就此佯狂者而已耶讀者其試思之

逸民章 通謂孟子於此章獨取伯夷爲聖之清下惠爲聖之和
以夫子爲聖之時且添入伊尹聖之任繼以夷惠之後孔子之前
可謂深能會孔子此章之意

孔孟之言各有意義謂孟子取此章而損益之恐未必然
集註夷逸朱張不見經傳 攷證引邢疏云朱張王弼云字子弓

即荀卿所稱仲尼子弓者金氏恐即周章章仲之後武王求之而不
反故亦謂之逸民今亦不敢爲一定之說 發明亦引邢說且云
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姑存于此云

此皆臆度之說不可徵信者也而發明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之
說尤爲無藝荀卿之言不足信觀其非十二子而子思孟子與
焉豈得爲至公之論耶推彼可以明此矣

太師華適齊章 通引齊氏謂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

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耶記者起數以記其仍嘗之舊以見其昔之僭耶 叢說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 輯釋亦引通說

按或問據白虎通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今齊氏既意其爲僭天子而夫子止之又意其爲記者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皆是因或問之說而臆度增損之正恐未必然也且夫子正樂之時魯不見用不過私自正之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已夫子固未必得去其一魯亦未必因夫子之正而去其一况魯之郊禘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何者非僭夫子不過形於慨嘆而已若曰一飯可正而去則曷不因定禮樂之時一齊正而去之而徒爲無益之慨嘆哉賤而好自專聖人平日所自謂者爲何如今乃於不仁之餘

年敢於去其國君一飯之僭而不顧既又正其小而遺其大哉齊氏所言非愚所敢信也若曰記者起數以亞仍舊見然則是既正之後干祿之以下已非亞飯二飯之數而記者強自各之以見魯之嘗僭又豈爲國諱惡之義耶叢說所言雖與或問不同然不甚穿鑿視齊氏則爲優矣如或問自亞飯以下三飯之說似亦可疑然則大夫再飯又當自三飯以下耶姑闕所疑以俟知者

輯釋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春秋時伶官亦不可仁想是時尊尚淫哇之樂正樂都不可用 輯釋亦引之

按集註張子謂夫子治樂其後伶人樂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而之四方則伶官之去蓋不爲不用正樂而爲三桓之僭妄也

周有八士章。通謂上數章述夫子衰世之志其有所傷也夫此
兩章紀周魯盛世之事其有所思也夫

太師適齊章集註以為未必夫子之言末章做此則此所謂有
所傷有所思者亦記者之意未必皆夫子之意也但篇末集註
以稱贊八士亦是衰世之志通者獨以上數章當之而以此章
為紀盛世之事豈所謂上數章者又只是指楚狂以下三章而
言而不知思盛世之事亦莫非衰世之志也耶其是非得失已
於子路從而後章辨之此不再述

八士 致證此段與周公曰章俱是夫子所嘗言集註總說處似
不必與師摯章同列而言

集註總說自是謂諸章皆衰世之志所感縱是夫子所嘗言亦
何害其為記在此篇與諸章相連則亦皆為衰世之志耶金心
以為不必與師摯同列言不曉所謂

子張

篇題下○通釋曰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各問於其篇帙將
終而特次門人高第之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識足以明孔子之
道也如回與由而不與乎此則豈亦以尊之而不在五子之列與
顏曾皆得聖道之傳觀於首篇之首即以有子曾子之三次於
聖人所言之後以至二十篇中曾子皆以子稱則其尊之意
可見今曾既在五子之列則回由以尊不在之言似有以疑竊
意此篇所記往往皆夫子既歿之後此五子者各以所行於夫
子者授於其徒有師道焉觀於載記載孔門高第之言往往
亦於此五子為詳則可見矣故此一篇自五子之外不他及耳
回由之不與豈亦以其歿於夫子之前歟然有子平自言行似

聖人又嘗為門人之所師而其歿亦在夫子之後乃亦不與其列者此則偶不之及或此篇皆五子門人之所記故不他及要亦不必深究也

士見危致命章集註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投命也 通引楊氏曰於成人曰授命曰見利於士曰致命曰見得蓋致命則必為之不如授命之安見利則未必得必見得而後思義則不豫不此成人與士之異也

集註以致命為猶言授命則不以二者為有優劣可知上八子論君子九思以見得思義居其一夫子論成人以為亦可則已非其至者矣下文所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之次者耳見得可以語君子則見利所以語成人之又其次者未必優於見得之語士者亦明矣楊氏之說朱子既不之取通固不當引之以眩學

書

致命○發明引饒氏曰上句重在致字那裏不消要思差 卷八總思則利害之心生或恐反為所惑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死生之際苟不思其義之可否則有不當死而死如子路之死於衛者矣如何不消要思伯死是重事不比見得喪祭思其義恭敬便自能行死生之際若思得其當而不能委致其命則未免奪於利害或有當死而不死者矣故見危非不思既思則又當致下三者既能思則得之矣

其可已矣集註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 通釋謂其可已矣若曰六節既得則為人之道可以無憾矣然失之太快而不類乎聖人之言者集註以為庶乎其可則

固惡其言之太快然或問之意又不同兩存之可也 雖釋其可
已矣集註與通釋之說不同可本僅可之可然下面有已矣二字
便說殺了恐當以通釋之說為是

通釋之所謂無憾即或問語揚之意皆是從子張立言本意上
說集註庶乎其可通釋以為惡其言之太快者得之乃是救子
張之失以為教人之法非不達子張本意而誤釋之也通釋亦
只是折衷集註或問之同異以曉學者非以集註為未定而改
為之說也双峰是通釋而疑集註母乃於朱子黃氏之意兩失
之歟

小道可觀章君子不為 通謂不為猶不學

為字有不訓學字則不通者汝為周南召南之為是也故集註
必以為猶學也訓之如此章為字集註既不加訓釋其不可專

訓為學更詳之

博學篤志章集註程子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通謂發遲

問仁章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粹面益肯篤恭天下 平是徹

上此章未及為仁之事學問忘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 輯釋

亦引通說

徹上徹下之語程子兩章所言皆只是自始學至成德 之謂前

章已辯之矣如此章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本只是 學者致

知之事所謂徹下者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 存自熟

如集註所云故曰仁在其中此即所謂徹上之道也双 峰嘗言

仁有以性言者有以道言者有以德言者仁在其中之 仁既為

心不外馳所存自熟之意則仁之性是本然之体仁人 心也之

類是也仁之道是當然之用仁之實事親之類是也皆 未及心

不外馳所存自熟之意唯以爲仁之德則可爾心不外馳所存自熟雖未可便以爲成德之事然成德之道理亦不過如此而已故曰程子兩章徹上徹下之語皆只是自始至成德之謂也况程子前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語字正指居處而言耳此曰徹上徹下之道此道字正指博學等四事而言耳同此語同此道自初學至成德皆不外焉非徹上徹下而何道者前既以仁爲徹下此又以仁爲徹上仁亦有不同乎更合其前章所言觀之是非不難辨矣

君子三變章集註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通謂雷霆之威不能不變而爲天日之澄霽春夏之和不能不變而爲秋冬之嚴厲善觀君子之變當自天而觀之

此言自其迹與時觀之迹雖有變而可以同一時者則並行不至於相悖迹既有變而不可同一時者則並行必至於相悖且如雷霆與日月春夏與秋冬其迹不同則其時亦不同矣此自然之勢也若三變則不然迹雖有異時固未嘗不同也但則蓋方其望之時固儼然也及其即之之時雖若見其儼然者變而爲溫然於方溫之時而望則其儼然者又自若也即之之時固溫矣及聽其言雖見其溫者變而爲厲然於方厲之行而望之即之則其儼然與溫又各隨所接而見焉此其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並行蓋同時也假如同此一時而使三人望一人即之聽之則望者自見其儼然即者見其溫德其言者見其甚以其並行不悖之實尤可於一時見之謝氏良玉溫潤栗然之語亦猶此情乎通之不知發明此意而又以雷震天日四時

鄉使雷震與天日並行春夏與秋冬並行通與時同而
相悖者未之有也與之盛德之容人雖見其變而實則
也故集註以為此非有意於變如通之說反若聖人有
者觀通之上文有曰人見其變聖人非有意於變也此
謝氏之意備矣雷震天日等喻反失其旨而不自知也
若詳

子夏之門人章 攷證人字句謂子夏弟子於小子之學則可矣
集註前段已可見而後段豈可責之門人小子則似達小
故點者多誤

竊意小子與第八篇曾子有疾章所謂小子者然乃是門人
之通稱但意以子字為讀無可疑者集註前段不過以洒掃應
對為小學之末耳義初不係於小子之小也況如所言則除

又以為當字言於小子之上乃可耳今當字在小子之
此句非所敢知

本之 攷證集註以本之則無四字連讀今詳文意當以
字連讀則無如之何五字連讀則子夏之門人於小子一事
矣然末也若於大學末句則無本之何矣

如集註說則當讀為通讀可矣一句與本之則無一句
相對抑末也二字與如之何三字連讀合而首之則上三句是
言其有末無本之意下三句是言其不可之辭不為無意如攷
證之句則亦可通但本之一字則不可不讀也

輯講子游之說以心為善人於本末上攷求則末底自
然施教無序把大學小學看成一事因是聖人之教
之說以小學為小子之學而為大人之學

然又專泥於事而不知其理者則小學之弊也
學全然分作兩端者又為其過之矣由是觀之則三子
有病 發明亦非徒然

按饒氏論小學之病是已謂子夏言亦有其病然其病
以其有意於其理無註故耳且既曰子夏小學大學之
合學人之教矣而又病其死事而不死若理無以貫而
恐未必然蓋事外無理理外無事但事若而理後者有司
者不可見其理亦唯使之於其可見者致力至於事無不
盡則理之不可見者自然不外乎此而可得所謂下學上達之
意亦只如此下學則自然上達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工
夫也若不盡於下學又使之別求上達其不至於馳心空妙而
於窮其昏然之境者幾希然則子夏之言既曰合乎聖人之

使學者循其序而進焉則由小學而進於大學無凌躐之弊真
積力久而有所得則小學自然有以為大學之基本大學自然
可以收小學之成功學之所至理無不存何患其無以貫通之
哉双峰此段議論與一貫忠恕草論集註欠說曾子有一上工
夫術公孫朝章論集註說小字道字皆是離了事實懸空說一
說理說道者讀者致焉可也

謂子游之言似高大而可喜子夏之言實切實而可行

按發明既引饒氏子夏只言事而不及理無以貫通之之言於
前而於此又如此說可謂主見不定自相抵牾誤人甚矣

集註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
在慎獨 輯講小兒未能慎獨且把箇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
再釋引發明之言曰程子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

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此語與程子以言不相妨非以解程子語也

按程子之意正是謂洒掃應對事雖小然便是形而上之理則無大小皆然於此不慎其獨則理便有所虧欠何當謂洒掃應對者未能慎獨如蚊蜂之見耶通者辯此甚當可攷蚊蜂於中庸論綱領處第七條亦如此說合而觀之可也發明如此說謹獨蓋因語錄有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之言而發也然語錄是答學者此只是獨處小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否之問言之朱子於其言既以亦是許之則獨之一字又豈得不爲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意而但爲小事哉饒氏之言謂與程子不相妨愚不信也

饒氏又謂游夏說皆有病直至程子方說得好朱子把子夏與程